

聊齋筆記目錄

卷上

花信風

寒食本在冬

冬至餘日知閏

月忌

載歲祀年

造化次序

雨知秋成

試劍石

靈岩山

躲婆石

第一泉

華不注

廖井

聊齋筆記

目錄

酒香山

泰山側

孝鵝冢

輸蓼館

黑金社

流觴曲水

大明寺水

宮市

繡市

布市

貢雲

鵲橋

假山

文字舖

宋體字

百家姓

千字文

銀鹿春秋

相斫書

諾單記

染指書

穢史

琉球錄

唐詩鄙野

詩碑

瑯琊臺秦碑

薦福碑

丁丁碑

沈碑立碑

周鼎

宣德鐘

孟氏譜

孰哉藩籬

石戶之農

長桑君

秦良玉

海上釣鼈客

子路子報父仇

老子父母

二四皓

三四傑

柳公權大度

六如

四靈

十孩兒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歲試六等

明代時文慣習

制舉文

磚塔銘

賣履舍兒

赤脚大仙

曲子相公

呷醋節制

門生天子

雕青天子

眞宰相

溫柔且

管子妾

金石人

劉伶妻

黔婁妻

慶天子

酒狀元

鹿皮翁

黎丘夫人

尺餘老人

安濟夫人

湘君

炳靈公

五聖

石敢當

石獅

河上姪女

馬頭孃

唐賽兒

定婚店

馬當山神

驪山老母

碧霞元君

紫姑

劉三妹

麴秀才

女秀才

女童應試

走無常

三茅君

成都十二市

蜀中八仙

卷下

司馬溫公軼事

裴行儉軼事

伊川先生軼事

呂公著軼事

裴休軼事

嚴君平軼事

曹彬軼事

富弼軼事

王旦軼事

沈麟士軼事

尊大人可稱母

尊夫人係稱母

小姐

老先生

君避臣諱

醜媚

奸恣

死待天刑

碎沉香首

奉聖夫人

河東獅

抱佛脚

妻有三可畏

老人有十拘

怕後生笑

酒胡

歇馬杯

駐色酒

五熟釜

腕闌

安哉

寡女絲

古貝

節日翁

文章貨

筆公

釘坐真人

盤脫

紅刺

句欄

邊巡

爛版
碧玉露漿方
嚇殺人香
口數粥
詰多珠
身邊人
穩婆
婆婆兒鼓吹長
饑魚燈
馬蹄金
折封刀
枯楊樹根
馬石
簷馬
幘頭
喝道
南無

急急如律令
客到客到
將將朵朵
駝馱馱
皮樹是獸名
子路是熊名
貓鬼
金蠶
喚起
蠶種
鑿齒乃惡獸
義獻同義
寄庫
對牛談經
手勢酒令
康了
王八

沒前程
不相干
司空見慣
吉人天相
滑稽
空拳
行李
措大
是勿兒
鈴音
束縵請火
暹邏獅
分蜂
門霹靂
官妓
弓腰
臭棋

纏足 辮髮 穿耳 戒指 鴛衾 體語 蘭閣 脫空 黃六 張三影 喫煙 嗜茄 嗜爪 虎殘 虎酒 餛飩不熟 換形

岱宗密雪圖

歲乙未丙申閒，從東石師遊時，東師讀禮家居。杜門授課，昕夕親炙，意頗愜如。丙冬歲莫，輟課師，命整理書帙，偶於塵笈中得紙裹一展，視之，乃柳泉太夫子筆錄也。師命綜錄之，而紙幅參錯，斷續不一，未遑部別第次，略事梳櫛，成上下兩卷。錄既竣，并以還之師。師曰：「此先君子晚年病足，書一床，床一椹，偶有得而筆之者，其著作之餘緒，爾姑辰之，備他時附梓可。」時康熙丁酉三月，小門人黃珽摺方氏謹錄並

聊齋筆記卷上

淄川蒲松齡

花信風

宋王達蠡海集說花信風云：「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按花信風之說，人人知之，文人尤習用之。但云始梅而終楝，能言其詳，則莫此若！

二十四氣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

小滿芒種，說者謂皆爲麥。小滿四月中，謂之天氣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讀種如種類之種，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又云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按此說未經人道，似亦不爲無理。

寒食本在冬

後漢書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爲并州刺史，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則寒食在冬中，非如今所謂清明前一日也。按宋洪邁客齋三筆云：「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又明明謂清明前一日矣。意者舉所改置乎？

冬至餘日知閏

明顧元慶簷曝曝偶談云：「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二日，則知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按未經考驗，不知確否？

月忌

明顧元慶簷曝曝偶談云：「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載歲祀年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十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

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按詳人所略，可見前人讀書之用心。

造化次序

元劉壎隱居通議載云：「道家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按正月七日之爲人日，人盡知之，孰知天地造化之次序，本於道家之說耶？

雨知秋成

宋張知甫可書云：「白露節前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人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按此事有人驗之，果確。蓋天理誠不可得而知也！

試劍石

廣西桂林縣之伏波岩，懸石如柱，去地一尺。相傳漢馬援試劍於此。見桂海岩洞志。蘇州吳縣之虎邱，亦有石名「試劍」，相傳秦王試劍於此。與「千人石」「點頭石」等，並爲山中勝景。（見吳郡志）丹徒縣之北固山，亦有試劍石，相傳爲吳大帝試劍處，則未見載於書也。

靈巖山

吾濟長清縣靈岩山，峯巒奇秀，縣互杏邈，爲泰山之北谷，並爲岱宗羣峯之冠。上有「朗公石」，相傳爲佛圖澄弟子竺僧朗講經之處。名勝所在，志乘燦然。蘇州吳縣西南亦有山曰靈岩，爲吳王館娃宮故地。上有西施洞、浣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與洞庭諸峯相對峙，風景自可想見。惟周圍不甚廣，其大小與長清懸殊矣！

躲婆石

明季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右軍爲鼓山老姥書扇，今越中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嫗既得厚直，數來求書，義之厭苦，嘗避於此石之後。」按躲婆二字，俚俗難堪，或是諧音之譌。果爾，真古今人不相及也！

第一泉

唐人煎茶，善品泉水。劉伯芻云：「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蘇州虎邱寺石泉水第三，丹陽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降羽云：「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形，俗云蝦蟆口水第四，蘇州虎邱寺石泉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見張又新煎茶水記。按二人品第優劣，出入頗有

不同。一揚子江南零水。一則冠之，一旦殿之。口有同嗜，不知何爲也？

華不注

吾濟華不注山，一名金輿山。卽左傳所云「齊頃公與晉卻克戰於鞏，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按不讀如跼，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也。李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則山之秀美可想見矣。

廖井

晉葛洪抱朴子云：「臨沅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人疑其井水殊赤，試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按蘇軾詩曰：「廖井窞丹砂，紅泉湧尋常。」卽謂此也。

酒香山

酒香山在君山上，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使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

泰山側

禮檀弓記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虎事。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跡。山深林密，過之輒自懷然。

孝鵝冢

宋樂史寰宇記云：「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宗家母鵝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母前，若祭奠，長呼數聲而死。沈埋之，名曰孝鵝冢。」

輪蓼館

相傳涓子至平固縣山中，扣石忽開，中有宮室，額曰：

「輸蓼之館。」有石筍，發之得祕書十二卷，讀之欣然，遂著《天人經》四十八卷。按涓子古仙人名，輸蓼不知何義？

黑金社

宋陶穀《清異錄》云：「廬山百鹿洞，遊士輻湊，每冬寒，隴金市鳥薪爲禦寒備，號黑金社。」

流觴曲水

王右軍《蘭亭序》云：「引以爲流觴曲水。」按古人修禊曲水，與會者散列兩旁，投觴於水之上游，聽其隨波而下，止於某處，則列坐於其處之人取而飲之。晉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東皙對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見玉海。』」蓋《蘭亭序》所用，非無本也。

大明寺水

唐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觀廊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椽四柱，烈火熬，添却雙鉤兩目全。」諸賓幕皆莫辨。班支使曰：「一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寸土，寺字，點去冰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椽四柱，烈火熬，無字，添却雙鉤兩目全，比字，謂大明寺水天下無比。」衆皆恍然。曰：「黃絹奇智。」降歎彌日。詢之老僧云：頃年有客獨游，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宮市

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著商賈服，飲宴於其間。見金樓子：齊東昏侯使宮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見南齊書。唐德宗於宗內爲市肆，以宦官主之，宦官取物都市，酬以賤值，人不堪其擾。見唐書。前蜀後主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懸帘鬻食，帝與妃嬪輒爲笑樂。

見新五代史。後無聞者，淫昏奢靡，誠不足法！

繡市

元氏掖庭云：「淑妃龍瑞，嬌貪而且妒，帝賜金帛以巨萬數，嬌乃開市於左掖門內，發賣諸色錦緞，時呼爲繡市。」按此宮市也，而以妃主之尤奇。

布市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云：「太祖謂諸將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布市。汝曹毋得布市。及犯府庫。』按布讀若抗，謂用力舉物也。」

貢雲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宣和中，艮獄初成，令近山多造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軍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萬壑間。」按周密，吾濟人也。

鵲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鵲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吾友王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隱然聞萬鵲噪雜之聲。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香燄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按真有鵲橋其事耶？不然，直天河雲影幻作此形耳！

假山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司農張倫最爲豪侈，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複嶺，嶽峯相屬，深谿洞壑，邇逶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縣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

操，遂造亭山，賦傳於世。」按：造山者，疊石爲山，卽假山也。今人起建園林，必疊假山，觀於此記，所載特詳。

文字舖

元吳自牧夢梁錄記云：「杭州舖席，有尹家文字舖，又有張官人諸史子文籍舖。」按此售書之處也。自明以來，稱曰「書坊」，以標尊貴。

宋體字

北宋刊本，俱能書之士，各隨字體書之。元人刊書，盛仿趙松雪字體。明隆萬時，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刊本有宋體字，蓋助於此。

百家姓

村塾雜字書以姓氏編爲韻言，其數有百，曰「百家姓」。是書無作者姓名，或云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趙乃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

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王阮亭先生云：「宋人別有千姓編，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明人亦有千家姓，以『朱奉天運』爲起句。」又今上更有御製百家姓云。

千字文

尚書故實云：「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與嗣韻之一日綴成。然梁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之書。或云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此書原有二本矣。」按梁子範爲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使製千字文，辭甚美，王因命記室蔡蓮注釋之。見梁書。則此書不特有二本，且有三本矣。今所傳者，惟周本。

銀鹿春秋

明陸嘉穎有銀鹿春秋一卷，蓋編載古來義僕事。按

銀鹿人名。唐顏峴家僮，事顏真卿終身，至禍患不避，誠義僕也。嘉穎故假以名書。

相斫書

魏書云：「魚豢嘗從魏禧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傳相斫書耳，不足精意。」按左傳多言戰事，故云。王安石嘗爲斷爛朝報，不意先有此名，尤奇。

諾臬記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西陽雜俎有諾臬記，按諾臬，意義難解。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墮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臬，他日見之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

染指書

宋馬永卿懶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微曲，染墨書之。」按今人有指書指畫，蓋此法傳之久矣。

穢史

北齊魏收奉詔作魏史，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升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見北史。按闕文借馬大聖歎爲僅見，如收者，世尙有信史耶？

琉球錄

前明嘉靖時，郭給諫汝霖琉球錄中，有一條云：「舟中艙數區，貯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前刻天朝使臣某人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尙有風波之惡，知不可

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庶使見者取其銀物，而置其柩於山崖。使後之使臣，得以因便載歸。奉使者其危若此，亦可畏矣。

唐詩鄙野

宋劉攽《中山詩話》云：「古人平易句，而不能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全詩『不啣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效之耶？按俗稱敏捷曰『啣溜』。盧全詩『不啣溜鈍漢，何由通姓名？』攽『啣溜』或作『卽溜』。宋景文又作『鯽溜』。五燈會元作『啣溜』。發音字本無一定也。

詩碑

歷城縣東三十里，有地名王舍人店。明萬歷初，掘地得魏國王臨詩碑，云：「熙寧逸老舊門牆，少日窮經歷水陽。負笈便爲稽古地，躬耕兼是養親堂。已將賢業歸青史，尚有陳編祕縹囊。嗣子穀難承世學，至今

人愛鄭公鄉。」後題元豐庚申五月二十一日，興德平易堂大觀書。碑今移置縣庠，字石完好。

琅琊臺秦碑

史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作琅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又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又從李斯等請，具刻詔書，遂至遼東而還。按琅琊臺在吾濟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一丈許，三面環海。秦碑在西南陽，至今猶存。

薦福碑

施尙白師閏章云：「饒州薦福寺碑，李北海撰，歐陽率更書。相傳范文正公守饒日，欲揚千本，一夕爲雷擊碎。故蘇軾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據寺僧傳述云：『當日吏督揚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之，詭言雷擊云。』」

丁丁碑

葉有道碑，唐李邕書。其碑文止於丁字下數點，故俗稱「丁丁碑」。處州府志載：「葉法善求邕爲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碑，邕從之文成，請并書，弗許。一夕夢法善再求書，邕喜而爲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爲夢，乃真耶？』世又稱此碑爲『追魂碑』。按夢中書碑，誠是奇事。」

沈碑立碑

晉書杜預傳云：「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按好名之心，世俗不免，何征南亦復乃爾。

周鼎

丹徒焦山寺有古鼎，銅質多剝蝕，篆文半可辨。王阮亭先去屬程邃釋文，定爲周宣王時物。此可與「石鼓」並寶，何淪沒以至於今也。

宣德鑪

明宣德時所鑄鑪，其製有魚耳、螭耳等式。以蠟茶、鎔金二者爲最佳，火蒸之，燦爛善變。相傳宣廟欲鑄鑪，問鑄工銅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則現殊色寶光。上曰煉十二，煉已條之，置鐵網篩格，赤炭鎔之，其銅之精粹者先滴，則以鑄鑪。其時禮部尙書呂震等奉敕撰宣德鼎彝譜，凡八卷，所記皆當日鑄器圖式、工料及供用名目，未附釋名二卷，具列仿古規模尺寸，記載尤詳。

孟氏譜

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

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此爲史記孟子列傳所未載。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舉。孟子之子也。」朱子注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與譜不同。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明都穆聽雨紀談亦嘗辨之。是可爲紫陽作一勘譌矣。

孰哉藩籬

史紀索隱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按古孰熟字通。雍是熟食。仲雍之字就哉。殆取此義。餘暨今蕭山。」

石戶之農

莊子云：「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碌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

也。於是夫負妻戴。攜之以入於海。終身不返也。按石戶之農。古之高士。曾是雄陶鑿甫外。尙有其人。

長桑君

扁鵲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長桑君乃以懷中藥與扁鵲。並以禁方盡與之。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按長桑君。古良醫也。

秦良玉

明忠州人。秦良玉。爲四川石柱土司。石柱宣撫使馬千乘妻也。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常爲男子裝。萬歷中破賊鄧坎。天啓崇禎之交。屢有戰功。歷官總兵。拜都督僉事。懷宗嘗賜以詩云：「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或云良玉有男妾數十人。然當日川撫嘗遣陸綿州遜之。按行諸營。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設饗禮。

酒數行，論兵事，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嚴肅若是，男妾之說，當是誣傳。

海上釣鼈客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紅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按白之言，蓋借所問而託以爲諷也。

子路子報父仇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子仕衛，赴贖蒯之亂，衛人狐爨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屢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繫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宋師覺授孝子傳）

老子父母

老子父李氏名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大夫。娶益壽氏女曰「嬰敷」，生耳。（見新唐書世系表）按益壽複姓。

一四皓

漢初隱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丹里先生，稱商山四皓，人皆知之。而南史徐伯珍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則有二四皓矣。

三四傑

唐高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以文章齊名，時稱四傑。又元柳貫與虞集、揭傒斯、黃潛齋名號儒林四傑。又明高啓、楊基、徐賁、張來儀，皆以詩名稱。吳中四傑，是古文人有三四傑矣。

柳公權大度

唐書柳公權傳云：「凡公卿以書貶遣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筩，騰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按古人度量真不可及！

六如

明解元唐子畏號六如，自謂取佛氏之說。乃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邱鶴，一如瀟湘雁。此袁宣四爲余言。

四靈

宋詩家徐照號靈暉，有芳蘭軒集。徐璣號靈淵，有二薇亭集。翁卷號靈舒，有西巖集。趙師秀號靈秀，有清苑集。皆永嘉人，稱爲永嘉四靈。同時同縣同號，可謂

天然巧合！

十孩兒

明信州鄭仲夔耳新云：「附魏闈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唐摭言載章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遠、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人。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按方干身後及第，輒相傳說，餘人罕有歷指其名者，故筆之。

歲試六等

各省設立學道，定歲科二試，科試秀才至三等而止，歲試則分爲六等。文理平通者一等，亦通者二等，平常者三等，有疵者四等，荒謬者五等，不通者六等。一等補廩，二等幫增，三等回家，四等戒飭，五等廩降爲增，增降爲附，附降爲青，青降爲社，社生黜爲民。六等廩降爲附，增降爲青，附降爲社，青社皆黜爲民。國初尚仍明制，後則漸以四等止矣。

明代時文慣習

明楊慎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列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按

此等文字，正嘉爲盛，及隆萬後，或幾乎息矣！

制舉文

明鄭仲夔耳新云：「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與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按：胄師此言，的是至論。

磚塔銘

唐豹巖太史嘗貽新拓磚塔銘一本，字體瘦勁類褚。按此爲唐王居士墓銘，居士名公，字孝寬，以顯慶元年卒。從浮屠法，收骸起塔，蓋火也。塔銘立於顯慶三年，上官靈芝撰文，敬客楷書。明季出土，磚裂爲三，然可拼合，拓本完好。銘碑今存長安城南百塔寺云。

賣履舍兒

魏略云：「太祖在漢中，劉備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按先主微時，嘗賣履，故云。封其寄子也。」

赤脚大仙

宋仁宗幼年，每穿履襪，卽亟令脫去。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古之得道李君也。（見揮麈後錄）後閱養痾隨筆云：「真宗名方士拜章上帝，上帝遣赤脚大仙爲嗣。」豈赤脚亦有前因耶？

曲子相公

北夢瑣言云：「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豔詞所玷。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按一肯之微，足掩大德，小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呷醋節制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譙後至，軍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後遂爲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制。按呷醋二字，有類譏笑，然言道其實，勝於歌功頌德之文者多矣。

門生天子

唐僖宗崩，宦者楊復恭迎立壽王，是爲昭宗。復恭擅權，昭宗令致仕。復恭曰：「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旣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按國朝重科舉，人稱狀元榮之曰「天子門生」。若「門生天子」，其名特奇。

雕青天子

後周太祖郭威，少賤，黔頸爲飛雀，世目爲郭雀兒。仕

北漢既弑劉承佑，迎立太原尹劉明子贊嗣位。指頸謂明使曰：「世豈有雕青天子耶？幸歸語公，無以我爲疑！」明信之。威後弑贊自立，是足以見奸雄之叵測矣。

眞宰相

唐書：武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頓首請罪。后曰：「眞宰相。」按景佺所云，蓋寓有諷諫意也。

溫柔旦

旦之色目，宋已有之而未盛。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李嬌兒爲溫柔旦。又張奔爲風流旦，張亦妓也。時旦色直以婦女爲之耳。

管子妾

甯戚每見管仲，亟稱曰：「浩浩乎，育育乎！」管子不解，少妾解之曰：「甯子殆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見古詩紀）按管子有妾不之異，而古時女子多文，於斯可見。

金石人

宋金安節爲給事中，直諫不屈。時有以潛邸舊恩擢官者，奏罷之。張浚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見宋史）

劉伶妻

劉伶飲酒一石，至醒復飲。妻責之，伶謂妻：「卿可置酒五斗，並脯饑之類，吾當咒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伶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爲生，一飲

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不足可聽。（見語林。）按：伯倫所言，令人忍雋不禁，可見晉人之善談。

黔婁妻

明顧元慶簷曝談云：「黔婁卒，會西來弔，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會西曰：『斜其被，則殮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何以爲諡？』妻曰：『諡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諡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下安天之卑位，諡爲康，不亦宜乎？』東坡詩曰：「但令有婦如康子。」卽指黔婁也。

廢天子

南史戴法興傳云：「廢帝未親萬幾，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尙書事無大小，專斷之。廢帝年已漸長，

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道路之言爲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廢天子。」按此與「巨君假皇帝」可作絕對，道路之言蓋刺惡也。

酒狀元

勝國永樂朝，有夷使善飲，舉朝無能勝者。或曰：「曾學士榮。」遂召與飲，竟日，夷使已醉，而榮穆然無酒容。成祖聞之曰：「只這酒量，亦堪作我朝狀元。」按七修載寧波陳敬宗性善飲，一日召宴，預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令歸，令內侍隨其後以觀。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語曰：「酒有別腸，其信然歟？」

鹿皮翁

滯邑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相傳漢時有鹿皮翁者，精木工，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

其傍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而瀉水盡漂一郡。後人常見翁賣藥於市，今岑山上有鹿皮祠云。

黎丘夫人

呂氏春秋云：「黎丘有奇鬼，善效人子姪昆弟之狀。邑有丈人醉於市，鬼效其子而道苦之，丈人歸而責其子，子曰『無之』。丈人知爲鬼所苦，欲遇而刺之。他日又醉於市，其真子恐又爲鬼所苦也，往迎之。丈人望之，必其爲鬼，拔劍刺之。夫惑於似士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按觀其結語，頗似厲言。

尺餘老人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李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存寶應時，有事於所屬新寧縣。未至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庑，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聲啾啾如燕子語，乃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

歲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盃水而已。」按此人，不生不死，不知其得天何如也？

安濟夫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

湘君

洪興祖楚辭注云：「秦博士對始皇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陳元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爲水神，而湘夫人爲二妃。以余考之，堯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爲夫人也。」按洪說近是。

炳靈公

唐明宗不豫，有泰山僧言於山中觀嶽神，謂曰：「吾第三子威靈，可愛，未有爵秩，師爲我請之。」帝因贈東嶽三郎爲威雄大將軍。（見五代史）宋眞宗時，敕封炳靈公。（見建康志）按聰明正直之爲神，其乃有類龍斷之爲耶？抑山僧之神，其說以欺世耶？皆未可知。

五聖

相傳明祖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祠之，俗稱五聖祠。日漸蕃衍，蘇州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貨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睢州湯公斌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奏於朝。

毀之時，康熙二十四年也。數百年淫祠殲滅，於一旦，聞者快之。

石敢當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慶歷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厭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按「石敢當」三字，始見漢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顏謂急就之例，首陳諸姓，其名字或是新構義理，非實相配屬，真有其人，是「石敢當」云者，亦虛構二字，與石姓相配成文耳。後人鑄諸石以爲禁厭之用。

石獅

今宮殿衙署門外左右所峙石獸，卷髮巨眼，張吻旋爪，俗稱爲石獅。按王暉有抵腕贊辭云：「衛郡譙門西，下根有獸，左曰抵，右曰腕，爲狀特異，隱其齒而吻。」

張崩其角而顛兀，頂髮雲禿，垂卷兩膊。世傳殷宮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集韻曰：「秉性甚靈，忠直獸也。」今之石獅當即此獸。

河上姦女

參同契云：「河上姦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注河上姦女者，真汞也。見火則飛騰。」按漢書云：「河間姦女工數錢，則別以少女為姦女。」參同契書名，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假借爻象以論作丹。其名參同契者，謂以周易黃老爐火三家相參，同歸於一方，契大道也。宋儒朱子及蔡元定皆嘗治之。

馬頭孃

高辛時，蜀有蠶女，父為人掠，惟所乘馬在，其母誓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言振迅而去，數日，父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齧。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去。旬日，皮棲於桑上，女化

為蠶。每歲祈蠶者雲集，蜀宮觀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孃」，以祈蠶焉。（見蜀圖經）今東省鄉廟往往有之，祝為蠶神，範美女狀，紅衣白馬，惟不披皮耳！

唐賽兒

明永樂十八年，妖婦唐賽兒作亂，為安遠侯柳升所敗。相傳賽兒得妖書，通諸術，凡衣食財物，皆能以術運致，從之者至數萬。朝命集數路擊之，捕賽兒下獄，三木被體，鐵絙繫足，俄皆自脫，竟遁去。世傳為女仙云。

定婚店

俗稱媒妁為月下人。相傳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婚牘耳。」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磨小刀付奴殺此女。奴於衆中刺之而走。又

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色華麗，眉間常貼一花鈿。固問之曰：「昔在襁褓，乳母陳氏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固曰：「陳氏眇乎？」曰：「然。」因述前事，相敬愈極。宋城宰聞之，因題其店曰：「定婚店。」按章固此事，與京兆眉嫵相類，而尤爲奇特。

馬當山神

王子安馬當風助事，人人知之，不意馬當山神竟有靈應。乃爾者，閱唐鄭遠古博異志云：開元中，瑯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當謁廟以祈風水之安。」乃命使齋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兩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詩一首，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怪莫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舟中，呼侍者烹之，既剖腹，

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按：今人犯神多用紙馬草履之物，觀此知唐人已有之，但不知大王夫人曾何須乎草履耶？

驪山老母

驪山老母，女仙名也。按漢書謂殷周之際，有驪山女爲天子，意其爲人，必有非常材藝，爲時所推服，故傳聞於後世。迨唐宋以後，遂以爲女仙，尊曰姥，或曰老母。唐李筌曾遇驪山姥，爲釋黃帝陰符秘文，自言授此符已一千八十年。（見集仙傳）神仙感遇傳亦云：有唐少室書生遇驪山老母事。宋鄭所南有驪山老母磨鐵杵欲作繡針圖詩。後世稗官家往往稱之，知其有由來矣。

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祠，其神古以爲東嶽大帝女。稗史云：「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

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泰山還，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而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為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山東考古錄云：「碧霞元君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說，西晉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云：「太公望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女，嫁為西海婦，明日東歸灌壇，令當吾道，今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過也。」明日文王召太公望歸，已而果有驟雨疾風去者。二世傳泰山女，殆據張志與？

紫姑

宋劉敬叔異苑載：「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壽陽李景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闌邊迎之，亦謂之坑三姑。」按：新年之中，兒女子戲迎其神，以問休咎，如扶乩然，此風行之甚遠，間有應驗，蓋其法

相沿久矣！

劉三妹

崗谿志云：「劉三妹，苗俗所祀之善歌者，不知何時人游戲得道。通曉諸谿崗方言，皆依聲就韻，作歌與之，以為諧婚跳月之辭。後人奉以為式。苗俗之善歌，始此。相傳同時有白鶴秀才，與三妹在粵西七星巖絕頂相酬唱，聽者數千人。歌已，兩人皆化為石，諸苗等遂禮劉於洞中。」按：苗俗未婚男女，每於仲春之月，吹蘆笙以和歌辭，謂之「跳月」，今尚沿之。劉三妹其作俑與？

麴秀才

開天傳信記云：「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玄真觀，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座。中少年美風姿，語論不凡，葉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按：「麴秀才」之為酒之別

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有所本也。且其事特奇。

女秀才

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尙功局。萬載縣志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疾還鄉。」按女子之有文才者，輒譽之曰「女秀才」，特虛稱耳。此則實有其事，後無所聞，殆卽廢耳。

女童應試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按此曾創聞。

走無常

祝允明語怪云：「鄆都走無常事，彼中以此爲常。人行道路間，忽擲跳數四便扑，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

聚觀以伺之。比其甦扣之，則多爲冥府勾攝。」按：生人攝鬼卒事，曰「走無常」，東俗亦言「走陰差」。

三茅君

周末有茅濛者，字初成，入華山得道。其孫三人，長名盈，仲名固，季名衷，皆得仙，居江南之茅山。老君拜盈爲司命真君，固爲定錄真君，衷爲保生真君。後世遂爲道流所奉祀，於是三茅宮偏國中矣。

成都十二市

成都古今記載：「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按隨時成市，繁盛可知矣。

蜀中八仙

三國蜀譙秀蜀記云：「蜀之八仙，首容成公，隱於鴻

濃，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三董仲舒亦青城山
隱士。四張道陵今鶴鳴觀。五莊君平。肆在成都。六
李八百。龍門洞在龍都。七范長生。生青城山。八爾朱
先生。在雅州。好事者繪爲圖焉。

聊齋筆記卷上終

司馬溫公軼事

溫公爲西京留臺時，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宰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裴行儉軼事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呼之起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

伊川先生軼事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惶遽失度。至有號者。先生正襟安坐如常。迨至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

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爲愈哉！」先生欲與之言，逕去不顧。

呂公著軼事

呂公著，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之。溫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冬不附火，夏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無聲色之好。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裴休軼事

裴公美，讀書誦經，終日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裴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內，後何以繼！」

嚴君平軼事

嚴君平賣卜成都市，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吾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曹彬軼事

曹武惠嘗自謂爲將以來，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還，詣閣門入見，榜子稱曰：「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富弼軼事

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

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踏起退。鄭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矣。」曰：「恐同名者。」

王旦軼事

王文正公器宇充曠，言行忠厚。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閒寧稱此哉！」亟還之。

沈麟士軼事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也。」卽跣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誤認之屐還麟士曰：「非卿屐也。」笑而受之。

尊大人可稱母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稱其母曰尊大人。」今用於父而不用於母，蓋古稱父母曰大人。顏氏家訓云：「稱人父母宜加尊字，故有尊大人之稱。」今若用於母，傳爲笑談矣。

尊夫人係稱母

唐書鄭善果傳云：「竇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清稱益衰。』」昌黎孟東野墓誌亦稱其母爲尊夫人。宋韓元吉答朱元晦書：「聞尊夫人已畢大事，」皆指其母而言。蓋後人以之稱人妻誤也。

小姐

今通稱女子曰小姐，按說文蜀謂母曰姐，故稱未嫁者加小字，猶小娘、小姑也。古時宮人多從此稱，玉堂

逢辰集有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朱有燉元宮詞：「簾前三寸弓鞦露，知是嫵嫵小姐來。」其後亦以之稱姬妾。程史太湖洪恭順有妾曰「小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蓋以宮人爲榮寵，如待詔供奉之類，故有此稱。後又沿爲貴家女子之稱矣。

老先生

漢書賈誼傳云：「每詔令下議，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此爲老先生見於書籍之始。至用以相稱，則宋始通行。如劉元城語錄曰：「老先生居洛，乃至司馬君實、渭南集東坡像贊：「是老先生玉色敷腴，」俱以稱已故之前輩。至乾淳起居注，上謂史浩曰：「當爲老先生一醉。」則稱及同時之人。後凡對於年位高者皆稱之。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老先生明初以爲極尊，京師自內閣九卿皆稱之，門生於座主亦然。外則二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按曰：『老先生。』萬歷後，同官座主改稱老師，撫按均稱大

人而老先生之稱遂廢。」

君避臣諱

明皇雜錄云：「元宗嘗器重蘇頌，欲以爲相，不欲令左右知，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頌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釋三四，謂嵩曰：『蘇頌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判削之。』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久之，上以嵩扞思移時，必皆精密，不覺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因嵩長大多髯，故云。」後人以之稱外有餘而內不足，本此而君爲臣下避諱，則又在所罕聞。

醜媚

明鄭重夔耳新云：「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

體也。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徧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九歲。北京一地至數祠，敢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墓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奸态

明鄭仲夔耳新云：「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茶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尙公舉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爲解救，俾生於多命，始獲免。」

死待天刑

明鄭仲夔耳新云：「魏忠賢縊死阜成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碎沈香首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沈香首碎碎劈開，燦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見耳新）按事已極此，快亦徒然！

奉聖夫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宣宗乳母李氏，穆宗乳母柴氏，並封奉聖夫人。」按人但知熹宗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不知尙有二奉聖也。豈乳母封夫人，一以奉

聖稱耶？

河東獅

蘇軾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嘲陳季常懼內也。河東用杜子美詩：「河東女兒身，姓柳。」季常妻蓋柳氏也。傳燈錄云：「釋伽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季常好談佛，故借佛家語以爲戲耳！

抱佛脚

宋劉攽中山詩話云：「王丞相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按夷人悔罪，則抱佛脚，世俗以譏事未預籌，臨時失措者。

妻有三可畏

唐語林云：「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至五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槃荼；安有人不畏鳩槃荼？」按九子母，鬼女生子最多。鳩槃荼，魔女之醜者；生菩薩者，則俗言活菩薩也。

老人有十拘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郭功父謂老人有十拘，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卽出，切中老人之病。」

怕後生笑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歐陽文忠公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噴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噴，卻怕後生笑。』按文忠文章高出一世，猶復精慎如此，今人不及古人矣！」

酒胡

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如舞狀，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杯，謂之勸酒胡。（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按「勸酒胡」亦名「酒胡子」，簡稱「酒胡」，今不倒翁之類。

歇馬杯

五代王仁裕開元遺事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門，當大路市酒，量錢多少飲之，亦有施」

者，與行人解乏，故路人號爲歇馬杯。」

駐色酒

立夏日，俗尙啖李，相傳語曰：「立夏得食李，能令顏色美。」故是日婦女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意者詩有「何彼穠矣，華如桃李」之句。後人每以桃李喻婦女之美色，古詩美女篇「繁穠旣爲李，照水亦成蓮」，遂以李爲能駐色也。必於立夏啖之，不知所取何義？又或沈李浮瓜，本夏日及時之品，瓜未熟而李已實，故先取而啖之乎？

五熟釜

三國志注云：「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帝三鼎，周之九寶，成爲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按鍾繇五熟釜，一釜中區數格，可同時烹調各物者也。」

腕闌

元氏掖庭記載：「元妃靜懿皇后誕日，六宮以次獻慶禮。時南朝宮人選入宮者，一獻寒光水玉魚，一獻青芝雙虬如意，一獻柳金簡翠腕闌。」按腕闌，手劍之類。

安哉

漢蘭臺令李尤集有安哉銘。「安哉」盛酒食器也。按方言孟謂之盪，河濟之間謂之「盪盪」，「安哉」蓋盪盪之轉譌。

寡女絲

昔有寡女，獨宿不寐，傍壁孔中視鄰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隱然如愁女。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其女，琰曰：「此寡女絲也。」（見說林）

古貝

宋書元嘉七年，呵羅單國遣使獻天竺國白疊古貝。南史林邑國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出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唐書：「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麤曰貝，精曰氈。」按古貝吉貝本是一物，卽棉花也。南史以爲木，唐書則以爲草耳。

節日翁

陸龜蒙有一竹禪床，常用偃息。時天寒，侍童忘施氈褥。龜蒙曰：「此節日翁須與衣服，不然他寒我亦寒。」魯望之溫文爾雅，殊不可及。

文章貨

龍鬚志曰：「羅隱喜筆工毛萇，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卽贈布頭箋百幅，士大

夫聞之，懷金爭買。或以深羅大組換之，毛萇於是厚獲其利。」按筆稱文章貨，可云創聞。

筆公

北史云：「魏古弼頭尖，太武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按墨翟著有墨子一書，以墨子對筆公，可稱絕妙。

釘坐眞入

宋陶穀清異錄云：「閩士稱荔枝爲釘坐眞人。」按釘坐之義，蓋猶壓坐，珍其物故不食也。唐崔遠有釘坐梨之稱。宋王應麟玉海云：「今俗燕會，黏果列席前，曰看席。釘坐古稱釘坐，謂釘而不食者。」

盤脫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時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

盤脫校書郎。按通鑑注：「脫」者，盃之形模，言人如模脫盃，箇箇相似也。

紅刺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大德間，回回巨商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按紅刺，寶石也。

句欄

「句欄」本宮殿華飾，句曲也。王建李賀詩多用之。自李商隱倡家詩，有「簾輕喚重金句欄」之句，後人遂稱倡家爲「句欄」。

逡巡

逡巡二字有四解：一行不進也，賈誼文：「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一月暈也，見明楊慎丹鉛錄。

一酒名，韓湘詩：「解造逡巡酒。」一刀名，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呼刀曰「小逡巡」（見宋陶穀清異錄）。

嬾版

宋費昶梁溪漫志云：「東坡北歸至饑，真得暑疾，止於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臥。邑大夫陸元光侍疾臥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按今人於大門內左右各置長條，一曰「嫩版」，是其名而非其義矣。」

碧玉露漿方

王阮亭先生云：「於中秋前後，用五倍新青布，於百草頭上展取草露，用男乳蜂窠入參湯總入一宮碗內，將露水攪入宮碗，和勻溫服，令人怯病長壽。名碧玉露漿方。」按俗稱梳之半大者曰「宮梳」，先生製方頗屬新奇，而「宮梳」之名，又不知昉於何時？

嚇殺人香

嚇殺人香，洞庭山茶名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車駕南巡，幸太湖，改名碧蘿春。按洞庭山碧蘿峯石壁產野茶，初未見異。康熙初，土人按候而採，筐不勝載，因置懷閒。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吳俗方言也，遂以爲名。自後土人採茶，悉置懷閒，而朱元正家所製獨精，價值尤昂。自得今名，傳播遠邇，產日多，銷日暢，並歲定常貢云。

口數粥

范大成詩引云：「臘月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閣家同饗，謂能解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按今人於臘月初日煮百果粥爲餌，卽古人所謂臘八粥。若口數粥則已失其傳矣。

詰多珠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啖一九，數日不復言飢渴。

身邊人

江行雜錄云：「士大夫採拾娼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截乎不紊。就中惟廚孃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者不可用。」按傭人執爨，卽中產人亦易辦，乃云非極富貴不可，殆非尋常所比。身邊人者，其今之所謂貼身媽、貼身奴者與。

穩婆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每季就收生婆中預選，名藉在官，以待內庭召用。如選女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用以等第乳汁厚薄。名曰『穩婆。』按今

稱收生婆爲穩婆，因此然於義略不相符矣。

婆娑兒鼓吹長

宋陶穀清異錄云：「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於婆娑兒，卽側耳於鼓吹長。』」按：謂玩鷓而聽蛙也。

饞魚燈

五代王仁裕開天遺事云：「南中有魚，肉少脂多。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饞魚燈。」按：此物理之不可解者，或者借食味油脂氣之助歟？

馬蹄金

漢書武帝紀注云：「舊金雖以筋兩爲名，而官有常形，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蹄之形，以易舊法。」按：康熙十二年，濟人潘大明湖得金數十塊，

作馬蹄形，製極巧妙，當卽此也。

拆封刀

相傳拆封刀子，起於汾陽書吏。舊用刀之小者，所收文帖既繁，刀刃銷折，不殘寸餘。乃銛以應急，較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加拆刀之上，汾陽喜其用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也。」後傳用之，益妙其制。今則或易爲牙角矣！

枯楊樹根

明鄭仲夔耳新云：「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旣受值，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略取樹根置火，煙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按：此根不知幾許年，物筆之以備吾東之故實，惜鄭君未詳其地名耳。

馬石

明鄭仲夔耳新云：「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答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按木石等物偶感精氣，剖見幻理，固亦有之，所奇者，得養能活耳，脫於活時剖之，又不知如何也。

簷馬

晉陸翹鄴中記云：「元帝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故曰簷馬，亦曰鐵馬。」

幪頭

朱子語錄云：「唐人幪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山子，在前襯起，其說以爲其始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先則幪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其後藩鎮僭用，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按：幪頭卽前朝之紗帽，此爲展脚幪頭，別有交脚幪頭，兩脚交叉於後，校尉之冠也。

喝道

金史儀衛志云：「正一品邀喝四人，正二品邀喝二人。」按：官府出行有喝道者，謂之邀喝，俗謂吆喝，蓋古者游徼之遺，爲之先驅者也。韓文公詩：「不覺中丞喝道來。」注：喝道自古有之，卽孟子所謂行辟人也。古今注云：「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卽喝道也。」

蓋此制由來久矣。

南無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狄謂拜爲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耳！既譌爲膜，又因之而爲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急急如律令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道家符咒，其末皆曰：『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張陵私創符咒以惑愚民，亦借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客到客到

有鳥狀如鳩，毛色淺黃，其聲若人語，曰：「客到客到。」名不可知，因即呼曰：「客到鳥。」南方山中多有之。

將將朵朵

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將將朵朵。（見雞肋編。）按將將朵朵，爲流俗之恆言，但不專指一事。凡事之得以慢緩者，皆言之。雞肋編，宋莊季裕著，蓋此語由來久矣。

駝馱鼉

太平廣記載唐令狐楚酒令云：「水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馱者鼉，是爲駝馱鼉。」按今孩兒有駝馱鼉之謠，本此。

皮樹是獸名

皮樹人面獸形，以刻於木，繫背爲口，射中則納算其中，以記數也。（見儀禮。）按古禮射用以盛算之具，曰皮樹中。

子路是熊名

宋劉敬叔異苑云：「熊有居於大樹孔中者，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按熊稱『子路』，不知何解。

貓鬼

隋書獨孤庵傳載：「庵婢徐阿尼，言本從庵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物，潛移於蓄貓鬼家。」又獨孤后傳載：「異母弟隋，以貓鬼巫蠱咒咀，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按貓鬼蠱毒之類，能殺人，至今世

俗猶相傳貓死能爲鬼，實因此而誤。

金蠶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南方人蓄金蠶，飼以蜀錦，取其遺矢，雜飲食毒人，多以金銀藏篋置蠶其中，投路，偶人或收之，蠶隨往，俗稱嫁金蠶。」按此亦蠱毒也，今黔桂間苗人猶行此術以害人云。

喚起

本草載：「鷓鴣，今俗謂之鴛鴦。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按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蓋卽此也。韓愈詩：「喚起窗前曙。」注：「喚起，禽名。」

蠶種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唐法書要錄所載，蕭翼取蘭亭事云：「翼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按賣蠶種而因得山

東書生之體。知吾省之出蠶種，自唐初而已然也。

鑿齒乃惡獸

漢劉安淮南子云：「堯之時，獐猶、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害，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明張宣疑耀云：「鑿齒乃惡獸名，與擣杓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按命名之法，古人言之詳矣。豈晉人漫不加察也。

義獻同義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羲，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晉人真不解字也。

寄庫

遼志載：遼俗十月內，五京進紙衣甲器械，十五日，國王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奠酒，用番字書狀，同燒化以奏山神。曰「寄庫」。按令人焚冥錢於生前，作佛事，寄屬冥吏，以冀死後取用，蓋遼俗也。

對牛談經

俗語以對愚人言深理，謂之對牛談琴。按齊東野語載：「姚谿喻白蟻，文物之不靈，告以語言而不聽，俗所謂對牛馬而誦經是已。」今彈琴二字，或卽談經之譌。又莊子郭象注有「對牛鼓簧」之語，其意相同也。

手勢酒令

唐皇甫松有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目。大指名罇鷗，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鉤棘，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掌名虎膺，指節名松根，通五指名五峯。按今之拇戰，俗稱豁拳，頗類於是。則唐時已有此戲矣。

康了

士人落第曰「秀才康了。」康，落也。遯齋閒覽云：「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爲安康，榜出，令僕探名，報曰『秀才康了。』」按樂落音同，故諱之。

王八

世俗詈人之通辭，輒曰王八。五代史云：「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或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恥第其八，忌八者，忘齒也。此則別爲一說，亦屬近理。

沒前程

世目薄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本。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固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沒前程。

不相干

漢劉安淮南子云：「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本謂不相犯也。」干，疑當作關，蓋關涉之意，殆干關音近而訛耳。北史趙綽傳：「上斬用惡錢者，綽諫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則作不相關是也。然南唐李璟謂馮延巳曰：「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是借干作關久矣。

司空見慣

唐劉禹錫爲蘇州刺史，李司空紳罷鎮，慕禹錫名，邀飲命妓侑酒。劉於席上賦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按今凡數見不鮮者，輒曰「司空見慣」，本此。

吉人天相

今凡頌美於人，輒曰：「吉人天相。」左傳石葵曰：「婦，吉人也。姬媾，偶其子孫必蕃。」又「天方相晉。」按吉人與天相，本是二文。元曲云：「吉人天相。」蓋合二文爲一語矣。

滑稽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日不已，故語之響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空拳

漢書司馬遷傳云：「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注李奇曰：「拳，弩弓。」師古曰：「讀者迺以拳擊之權，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李陵傳作空拳弓，擊拳也。按空

拳，蓋有弓無矢也。

行李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唐李浩曰：「李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傅左氏者誤書李爲李。」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浩語未必不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邱，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宋方勺泊宅編：『李理義通，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按：訓李爲使，行使字義似嫌重疊，不若訓理爲長。」

措大

唐李匡又資暇錄云：「窮措大，眼孔小。」又云：「世稱士流爲措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

故又謂之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駝而號之。新鄭都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又云：「鄭有醋溝，其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伎之，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或以爲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也，因酸子誤以爲醋大耳。」按合此數說以觀，則措大醋大酸子，皆非惡名，世以之嘲文人，誤矣。

是勿兒

唐趙璘因話錄云：「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按是「勿」當是「什麼」之對音。

鈴音

晉書佛圖澄傳云：「石勒將攻劉曜，以訪澄，澄曰：『聆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後果如其言。」按此不過適逢其會耳，不然，亦可言軍出彼曜捉也。不意高行僧人，亦能解趣如此。佛圖澄，本天竺僧，少學道，妙通元術，歸石勒，勒尊信之，稱爲大和尚。卒於鄴。

束縑請火

漢書蒯通傳云：「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之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其家追女矣。』即束縑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婦家遽追呼其婦歸，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事有適可，理有相感，臣請乞火於曹相國。』按縑，棗麻也。束縑請火，言束麻棗爲炬以乞火也。後人引爲求助於人之喻。」

暹邏獅

暹邏本二國，在海南。暹土瘠不宜耕稼，暹土平衍稼多穰，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明初暹邏國王始遣入貢。國朝康熙十二年，遣使請封。朝廷以海道遙遠，令以敕印封付其使臣帶往。至二十三年復入貢，獅產其國，見者言其形狀與世繪繡者迥別。毛黑黃，長數寸。聖王不寶遠物，惟以常畜蓄之而矣。

分蜂

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歷，惟戶養蜂，四時日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歷驗之，皆黃道紫微天德月德吉曜也。阮亭先生爲余言。

鬪霹靂

北史薛孤延傳云：「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神武歎其勇，曰：『延乃能與霹靂鬥。』按此其勇氣真不可及。

官妓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古稱妓爲官婢，亦曰官奴。漢武帝始設營妓，爲官妓之始。唐宋時尤爲盛行。如唐之教坊女妓，宋太宗以官妓賜將校，並見正史。名宦如白樂天蘇東坡等，皆有所狎。至明尚有教坊司之設。」按今不聞有官妓教坊之名，蓋我朝開國盡廢之矣。聖世誠無藉乎此也。

弓腰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有士人醉臥，見婦人踏歌。」

曰：「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問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

臭棋

宋沈括夢谿筆談云：「林君復多所學，惟不能著棋。嘗言吾於世間事，惟不能擔糞著棋耳！」按擔糞著棋本是兩事，今俗嘲低棋曰「糞棋」亦曰「臭棋」誤矣！

纏足

南唐後主宮人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窅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由是人皆效之，爲中國婦女纏足之始。按史記臨淄女子彈絃跼躑，又云：「揄修袖，躑利屣。」利者以其首之尖銳而言也。疑古時舞人已有纏足者。唐人詩賦如溫庭筠「綵織女之束足」白

居易「小頭鞵履窄衣裳」之類，似此事已不始於五代。然其初決非盡人皆纏足也。至宋以後，習染日深，幾視爲婦女非此不可。國朝定鼎，下令各直省革除錮習，竟鮮有應者。聖上寬仁，以順民心爲政，遂亦弛禁焉。

辮髮

古者中國男女皆挽髮爲髻，四夷多被髮。孔子所云：「被髮左衽」是也。漢時南夷皆椎髻，而西夷如犍昆明之屬，則皆編髮。見漢書。晉時吐谷渾婦人辮髮，縈後綴以珠貝。見晉書。南史載高昌男子辮髮垂之於背，女子辮髮而不垂。此皆西夷之俗。至於匈奴，據顏師古漢書比余注，則爲辮髮。依北史般悅國俗，則爲剪髮。蓋般悅本匈奴裔西遷者。東胡如鮮卑拓跋蠕蠕等，在六朝時已有辮髮之俗。故南朝稱北魏爲索頭，滿洲蒙古之辮髮，從其舊也。我朝入關，下辮髮令，於是辮髮爲纏，徧中國矣。

穿耳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爲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自古已有之矣。」按說文謂「珥」卽「充耳」，則詩傳已言之。但充耳雖懸於耳，猶未足爲貫耳之據。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瑱。」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中國人效之耳。三國志注：「諸葛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杜甫詩：「玉環穿耳誰家女？」明爲漢唐來女子穿耳之證矣。

戒指

明都印三餘贅筆云：「世俗婦女，以金銀爲環，置諸指間，以作裝飾，謂之戒指。」案詩註：「古者后妃羣妾進御，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

者著於右手。」按今稱指環曰「戒指」，本此。

鴛衾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三尺，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從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攤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按詩人詠鴛衾，不過曰「繡鴛於衾」耳，不然亦取雙宿雙飛之意而已，不謂其織成衾樣也。宮闈由來淫侈，於此可見一般。

體語

古語如「不律爲筆」、「終葵爲椎」之類，謂之「體語」。按北齊書云：「徐之才好爲劇談體語。」封演聞見記謂「周顒好爲體語」，蓋古人用以諧謔談詠，爲一時之風習。

蘭閣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悅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使復無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關。』羣胡同笑，四座皆懽。」按蘭閣，西竺譽人詞也。亦曰「蘭奢」。

脫空

宋稗類抄云：「放翁有客蓄妓於別室，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答詞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是以脫空經爲說謊也。今亦以費盡勞力，一無成就爲脫空。」

黃六

明張蒼疑懼云：「今人譚語謂給人者爲黃六，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居第六而多詐，故目詐騙者爲黃六。」

六

張三影

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工詩詞。有客謂之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押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蓋三影句皆公得意作也。

喫烟

明張岱夢憶云：「余少時，不識煙草爲何物。十年之內，老壯童稚，婦人女子，無不吃煙。大街巷盡擺煙桌，此草妖也。」按前明以喫煙爲怪事，今則風氣所趨，或且家置其具，無足奇也。

嗜痂

南史劉邕傳云：「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鱖魚。」

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按：今謂嗜好不當者曰「嗜痂」本此。

嗜爪

宋鄭樵負暄野錄云：「長慶末，權長孺流滯廣陵，將赴闕，羣公餞飲。有狂士蔣傳言長孺有嗜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既清，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獻。長孺欣然，餘涎流吻，連撮啖之。」按：此與劉邕嗜痂同一異稟。

虎殘

宋史云：「朱泰家貧，鬻薪養母。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足惜，但母無託耳。』虎遂棄泰而地，里人以爲孝感，釀金遺之，目爲虎殘云。」

虎酒

泰山下一虎，酣睡如死。旁有一食殘之狗，識者曰：「

此虎食狗而醉也。」虎以狗爲酒，故虎食狗必醉。凡虎不傷醉人。聞人言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斃。

餛飩不熟

宋高宗時，饔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餛飩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饔人。

換形

明季淮安府安東縣關聖廟僧，與徒共居。徒年二十許，會師他往，留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兄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越日又設供，語甚至，徒許諾。是夕

同寢，夜半排闥去。徒晨起出汲，鄰衆詫曰：「尊師何利？幾時飛錫到此？」徒曰：「小僧卽本廟某也。施主何以云此？」衆又詫曰：「不意如許少年，一夕遂成老醜。」徒歸引鏡自照，不勝悲憤。數年卒。

岱宗密雪圖

泰安州署廳事前有樓三間，正對泰山。明洪武初，有王叔明者，爲泰安牧。畫泰山之勝，張素絹於壁。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成。傅色多了。時濟南經歷陳惟允亦工於畫，與叔明相契厚。一日宵會，值大雪，山景色難之。叔明曰：「吾姑試之。」以筆塗粉色，澁，惟允沈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